

嘉靖常德府志

地 270.209
1275
部 25

常德府志卷之十八



學生



藝文志

志紀事之書而有取於文詞者非以其擷華掇菁修一方觀美蓋欲因文求質見所紀之有據耳古之王者所至命太師歌詩以觀民風漢武時天下計書先上之太史司馬遷因之作史記厥有繇也吾常南楚要區鴻生碩儒生于斯仕于斯周游慨嘆于斯或播為紀述或形諸詩歌悉有可采舊志遺佚者多今按

常德府志

卷十八

一一一

羅群籍即其可以垂久遠昭鑒戒者筆之作藝文志

紀述

文以載道藝文之首紀述固理道之攸寓而政治之得失繫焉非但存建立歲月與作者之名氏焉耳吾郡德山沅水之勝甲於湖北而桃源為盛然必經行其地發諸篇章與夫事涉顛末者始錄之他如想像寄贈之類則可略云

記

桃花源記

晉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繞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見漁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又一

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

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楚望臨眺仰止三亭記

宋袁申儒

楚在春秋時與晉長雄子女玉帛羽毛齒革波及晉國者皆楚人之餘章華陽臺清宮雲夢皆游觀之所則楚之富美者可見矣常德亦楚地自漢以來不得爲通都由唐而縱橫割據或淪盜區或混戰地境別土斷而居者無常心時序變遷物華更代凡托木竹木石以合塵里之聚適陰陽之性而遂室家之樂者

皆廢棄不暇爲矣郡有德山瞰江近城或者卽爲魚羣蝦侶沉鉤橫棹盟鷗宿鷺去來無跡而閒夫野客目爲之疑也江闊流緩風回波細飛帆去艣舒徐上下而騷人逸士神爲之往也平壇幽祠皮冠葉衣遺像有巖清風可挹而高人隱士心與之俱也雖縱凡花異木之采擷名苑美園之徜徉雕軒華轡之馳軋而男潔巾履女新簪珥亦聊以酬時序而接物華也夫使一郡之民有樂乎此則推食助伊蒲之供捐

金補梵宮之闕不以遊觀自利而釋氏子亦因以利
為庸何傷哉迺若僉憲二使者與郡太守於此而參
會旌旗車馬萃為晉曹輿臺從為自一而三為數弘
矣官僚衆多休沐有暇或携家人或聚同好承事左
右其徒繁矣因山而假息於寺炊爨而芻糧餼廩征
之器具需用索之少不應命許諾下瀆適言上通寺
不勝擾僧不得寧矣申儒為有地不可不至也至其
地而蒙患於寺不可也山陬有亭舊扁楚望載在圖

志沅水演迤陽山雄峙臨枉渚以想朝發望秦城而
慨秋綠遊觀之最也中更新名江山平遠而移楚望
於舊亭之旁非矣未幾易名雲深而楚望之名遂泯
非之甚矣幸而墨本未泯寺有藏焉申儒與太守許
公捐金俾主僧介山之中度地於善卷壇之西夷坡
礮石以亭其上扁楚望舊名臺府交會寮案群集雖
旆旗獵獵呵衛憧憧而舟艤輿登層級平坦距寺既
遠來者無干則寺之蒙患於是乎可廢寺固利也彼

遊者亦利焉初遊艇艤寺前洑泗澎湃曾不寧止今
亭前有石分流而舟不蕩矣初遊蓋於寺前入山徑
狹棘叢崎嶇陟降今自亭直趨善卷壇而路省半矣
又即善卷壇前臨江迫崖別為亭名臨睨善卷壇雲
深之間又為亭名仰止而行有憇梅桃茶桂芙蓉橘
奴夾道分植寓目者無藍縷之嘆行邁之悔矣舍旁
設庖厨惟具携酒斝者無徒行之勞速窮之恨矣均
是江也均是山也三亭分列地異景殊且以見釋氏

子不專於自利而亦有以利人遊子步屨不疲於過
勞而亦有以求逸在官不以登覽便已而傷惠居鄉
不以行樂無地而自狹虛無流連其無譏與雖然在
官事遊觀又使民從遊觀非政也至為民上而樂民
之樂孟子蓋嘗言之况黔為窮楚遠而來仕者興懷
土之思伏而處輿者發居陋之嘆蘇公記多景樓歐
公記醉翁亭彼土地所宜皆蕃蕪也猶卷卷如是千
載同一意也則消其鄙吝合其會通民情適則民志

定民志定則善心作矣又豈止樂而已哉

歸老橋記

宋曾鞏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陽山者白馬湖也陽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為橋於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

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緡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

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重修常德府儒學記

宋鍾蜚英

今天子即位五年海內鄉安人文蔚興廢幾乎化成之盛惟重湖以北詩書之韻間有鬱而未暢者天子念常武故阜陵潛藩自二管而後聲容沄沄奕奕斯

張其可墜之緒一日朝丞相御史慨然曰予有臣日
升昔所親擢第一義擊戚畹之有聲氣不法者撫柔
此土舍之孰寄則撰日下丞相出左符命之曰昔守
臣穎篆秀水斗門是以有玉帶河之號汝為同姓往
即乃封敬哉既至除苛解撓寬征薄賦利害之事以
罷以行既悉厥力人用丕乂洞花水芷各有德色瑞
蓮甘露咸獻異狀乃訪舊典乃崇學校乃堂乃殿乃
廡乃門樓閣翬飛山川改色昔卑陋今赫張昔苟且

今壯偉學敞而士斯勸境換而人不知流祉發祥日
月大異是歲南宮三人數倍于昔辟雍二人昔無今
見信哉人文固貴乎作興而地靈亦貴乎宣發也天
子嘉公治狀陞湖北常平使者領郡如故書來謁記
蜚英以為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唐設科取士若
孝廉若明經猶彷彿乎鄉舉里選之意而士之志於
苟得者往往擲歲月於時文佔畢之間末流患失至
舉藩鎮破碎之天下黼黻而三代之賣君賣國其弊

有不忍言者我宋龍興周程張朱輩出風動波隨學
校之士非四書不讀非性理不談陋視漢唐矣然而
鶩意上達而或忽於下學之工夫未能應對進退而
或自詭於精義入神之妙所謂五者之倫若未及深
講嗚呼伊洛立教豈如是哉常武故義陵是為守節
禮義之國流風尚存聲光未歇吾黨之士挹餘波而
會意翫陽翠而醒心尚友求仁夙夜敬戒異時處大
難臨大節垂紳正色予以扶國家方興之運而壽其

道於無窮是無愧於義陵之名矣此固三代之學也

新建儒學記

宋陸九淵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
聖哲所以為聖哲也氣有所蒙物有所蔽於是為愚
為不肖彝倫斁而天命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
所以立是故鄉舉里選大比以興賢能所以陶成俊
髦將與共斯政事也學校庠序之間而其切磋講明
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

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
誠知所先後則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
端緒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後世之士有
志於古然而苦心勞身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
非學之罪也其所後事者非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
學縣旁有勝地地有故基蓋昔有欲遷府學於是而
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翳之中而創
學焉凡學之有裒無異民家之為既成規模宏麗遂

為武陵壯觀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予於是乎記

貢士過省庄記

袁申儒

精神內固則文有定見志氣外峭則文有定力文之
著於世者非幸成於筆墨之間擢長於言語之末也
精神文之華也志氣文之帥也精神發越固外也苟
乍存乍亡若起若滅則清明者泪昭徹者蔽內不先
固而定見亂矣主宰固內也或出或入更疑更懼則
操守者謬蘊蓄者餒外不復學而定力移矣成周天

子取士於六卿自黨至鄉師賓之於卿大夫又登之於天子之廷自鄉校黨庠升之天子之學又至於論定而後官之雖等級次第之不一而不越千里之外當是時也宴飲以樂之歌舞以鼓之外是為遂而稍聚待賓客旬聚待羈旅薪芻委積不肯廢也漢之選舉責之郡縣有僕馬痛瘡之困脯資餼牽乏絕之虞也夫人主與其衆多之士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徒文而已也亦豈徒口體而已也蓋不如是則士鄰

於賤精神以之抑厭志氣因之消磨渠能印首伸肩極言肆論於冕旒之前乎常德固楚黔中地回首畿甸國異家殊若不可以文言也而層巒絕崖野畦廢丘有蘭其馨有芷其芳足以續風雅之墜然未免以比興寄悲憤以情性從刻琢者豈亦有所不得於中也國朝以文取士三歲以賦試禮部開寶二年詔四川山南荆湖北等道薦送舉人並給往來公差其後廢革不繼資糧皆自備而為之勸駕者特具文爾矧

常德之遠且僻歟記里二千有奇也記程既月有踰也登名者五非其素擬觀光上國迫於征行居乏儲峙行之畏糧父母妻子飢寒於家隸僕車馬闕絕於路內心怵惕之不暇將欲專一精神和平志氣使定見不雜果於擇義定力不移不惟一郡難之他郡皆難之然他郡有貢士庄而常德無有也常德固有赴省士人米矣隸武陵者為錢七十貫有奇為米五十石五碩有奇隸桃源者為米一十六碩有奇隸沅江者

為米三十三碩有奇徵收失期貢士不得專有則雖有猶無也申儒老於場屋知難之為病久矣既守郡又承憲司之乏半年矣得民間不當有之田而籍之官者由未多也由是盡舉而寄之學官不以供日膳而惟以供貢士各識于下方名鄉貢過省庄月征歲歛聚三十年是歲得貢之士若勉舉而試若寄舉而試若宗子由胄監而試有官命者內鎖廳而試彼羸三年之糧矣可無累也嗟夫上有志於求士不免自

求口體之奉士之應夫上之求其視再拜而受三揖而進者固異矣然官足其養而無自求之累保其天和存其正性從容整暇以應上之求則精神內固志氣外鬯於是發其抱負達其聞識充其倫類今日之不為苟合急售者他日庶幾乎名卿大夫之列也是亦觀頤之義雖然是田也不常有也亦不多有也申儒既造其端矣後有賢使者有賢侯者增而益之始足以書作定額

善卷祠記

宋李燾

皇宋開禧改元歲在旃蒙赤奮在重陽日提刑兼府事建高蹈先生祠于常武之德山而為記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也此非莊周所載善卷對舜之言乎武陵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此非李吉元和郡志載善卷遊戲之所乎在隋則刺史樊子蓋慕卷之德改此山為善德山名壇宇曰善德觀在我朝大中祥符則以

詔加先生之封祀之政和則賜號遁世高蹈先生淳熙五年則巽巖作善卷壇記今壇宇雖不存而碑碣尚無恙也亦有無名氏之詩曰山擁翠屏千疊秀澗拖輕練一條深堯時高士烟霞洞依舊丹爐鎖桂林劉禹錫詩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藪道為自然福名是無疆壽瑤壇在此山識者當回首故踐先生之遺跡頌先生之高風貪者廉懦者激蓋自勲華以迄于今日矣故先生之跡未

嘗不昭揚而先生之祠宇乃有時乎廢興豈有數以存乎其間耶雖然非數也蓋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泯也興者其常也惟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泯人得之以致君則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人得之以澤民則可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堯雖不能以授先生而堯之道即先生之道也舜雖不能以遜先生而舜之道即先生之道也堯舜之道豈有他哉孟軻氏嘗曰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又曰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善與堯舜非二物也善乎董仲舒之言曰堯舜德彰而身尊善卷德積而名顯善在是則堯舜之道在是堯舜之道在是則善亦在是人知善卷之善乃卷所得之道而非卷所得之姓則可與足先生之堂正先生之道矣故予又為之語曰德山蒼蒼德流湯湯先生之名善積德彰

惠愛碑記

元丁易東

惠愛碑者常武為總管府尹倪公而建也公六年于

此無一民不受其惠無一物不被其愛此碑之所以名也無一民不惠無一物不愛公之志乎民民亦不忘乎公此碑之所由建也常武初入職貢民心未安畏死不暇丙子公來揭十四條雖行赦書德意公取以諭民非有他也若曰民方畏死吾示以生吾非德矣吾惟爾之惠耳公愛人利物之心寓於此矣明年隣郡有警公適白事省府民心又恐郡僚方俾百姓登城拒守公歸知事不足慮亟命罷之若曰民方畏

勞吾使之佚吾非要譽吾惟爾之惠耳公愛人利物之心又續于此矣未幾省府下郡戰艦三百餘艘復俾運餉十餘萬斛于中灤公念其皆郡家事且省府有材募舟費何苦民為哉委官吏輦材於所產之地造舟如其數不役一民委官吏和募巨賈之艘運米如其數亦不役一民公若曰民方苦役且憚遠涉吾自用公家之財吾非矜能吾惟爾之惠耳公處置有方便民如計其愛人利物信不虛矣至若察衆心所

惡則不忠之校因事而逐去之非為其慢已也天下之惡一也從衆心所好則稱孝之民雖賤而亦旌之非為其譽已也天下之善一也凡皆天理民彝不可泯者公之心固人心耳他如捐餘貲修孔廟修永惠等祠以聳動邦人耳目者又特其粗迹而已且士者公議之所自出也公間覩其士之窮且貧者則周之於是士悅而歌於塾矣民者諷頌之所自出也公間視其民之饑且凍者則賑之於是民悅而歌於衢矣

士與民胥悅矣然後遂吾愛人利物之心無間言公之心詎可淺窺故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公之惠愛於民者溥矣茲敢以或忘乎己卯辛巳八月公家尚留郡癸未春代者李公仲常常去士民既碑之矣公雖肖像于學未之碑也邦人曰李公來不兩載牧斯民未久以其廉足稱也故碑之君歷年于茲使民之事不一顧未之紀焉何愛人利物之心有未白乎合辭于郡士黃必大

致記于僕僕以拙直辭請益堅自念公造舟運餉二事不擾于民吾邦受賜之大者且欲因公以示後來成式輒不揣荒陋竟為之然於公愛人利物之心未數其一二也後有仁且智者觀吾碑因其所已書察其所未書則知公矣公名德政字正之薊人號鳳山嘗僉兼樞密院事丙子春以安撫使臨吾郡丁丑易安撫司為總管府公以嘉議大夫為之長戊寅秋以總管兼尹事始終于郡跨六年視民猶父子兄弟且

將定居吾郡與邦人相安如此其愛人利物亦必有道也是秋公以書來知公以上命為兩淮都轉運使既禮上矣公之子顥將奉母之維揚士民攀轅卧轍莫能留欲紀惠愛于茲石若夫六年之間相與通下情遂公愛人利物之心則其公之子與其外弟高裕蓋有力云是為記

哈珊大中郡監修學記

元謝應木 進士

太史公作循吏傳以其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

常德府志

卷六

十六

百姓無稱亦無過行未嘗著其自異興學校明綱常始也皇元際天所履神化無方舟車所至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宜其人才之出超軼前古豈漢室之可比哉蓋自太極判三才分其所以布濩於宇宙扶植於人極者綱常也一日無綱常則人道廢矣故虞廷命官以司徒掌邦教司徒地官也今之地官屬之守令而守令之政莫切於興學校以其為邦教之掌愚嘗伏讀聖詔有曰儒道乃政治之原學校

為育材之地又以主鎮敦勸之責任之守土之官與
虞廷之命異世同符意至渥也今之有能欽承明詔
興舉學校之所以育材致治者惟吾邦之哈冊公其
人也公以相裔膺邸選四拜命遷太中大夫為牧是
邦百廢備舉人徒見其號令精明治具畢張而不知
其本之於綱常驗之於公卿施之於政教公事君盡
忠揚名盡孝敦咸恒而有守非三綱之明乎其字民
愛物則根乎仁凋急賑貧則由乎義好賢下士則出

乎禮發奸擿伏則用其智號令以時則守其信又捐
已粟勸民出穀活飢民無慮數萬口平反冤獄不使
濫殺無辜開數百年淤塞河道以便灌溉為生靈無
窮之利言改酒法從循典則天下受賜是皆五常之
道隨處著見流行乎日用事物之間可謂知為政之
本矣公又以身化民謂講明是道莫外於學校况議
政之得失又係焉是以魯僖修泮之詩子產不毀之
論載在方策而所謂化民成俗必由乎學誠自其興

學者而觀之新禮殿正位次制犧象以供祭祀作八音以和神人為幄席欄楯彰施五綵闢櫺星門樹藝幹栝疊石江許障狂瀾而東之作亭於上詠歸於中入門而思誠由戶而主敬人知希聖之歸士有採芹之樂揭文公之扁於明倫之堂繪魯齋之像於從祀之廡又附於先賢之祠而大其室為楹者凡十四廣三丈有五尺深不及廣者八尺塑繪惟肖弟子有負廩稍有給朝夕於斯不以出處為作輟其所以拳拳

於學校者發明乎綱常也所以施之為政也其視奉法循理之吏有間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奉法循理非政刑乎興學致治非德禮乎傳曰子產之治鄭子賤之治單父西門豹之治鄴辨治者猶優劣而公以綱常為治是為政以德矣為政本諸夫子又奚折衷公自大德甲辰守是邦至大庚戌再牧延祐己丑太中任大夫丙辰冬復視篆四於斯千里受惠其為政

績邦人已述其事勒之堅珉者一載餘矣路達魯花
赤棚思監中順公下車訪之邦之宿彥與學校之諸
生見其感公之德頌公之政於無窮復欲勒其事於
黌序余故論其為政之本而告之若夫盛德大業異
日則有太史氏在

新置大成樂記

元史節翁

至大三年春郡監哈咄公拜命朝散大夫再鎮常德
會憲臣建言請以加封先聖大成詔書俾天下學校

刻之於石儀曹是之符下公再拜曰此曠古之盛典
也僉憲粵屯忽都祿奉訓敬書而鏡焉跣以穹龜覆
以華襁金章炳煥觀者敬聳慶成之暇僉憲謂公曰
子為郡百廢俱舉茲大成有碑而雅樂未作余廉察
湖右諸郡備此多矣鼎為文物之邦曷不講而行之
公慨然進諸生曰夫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
今祀用俗樂非所以嚴尊事也倣古制為大成樂以
供祀事何如皆曰唐自開元祀夫子用宮縣宋頒降

樂圖俾隸習用之意甚渥也洪惟國朝屢下明詔欽崇廟學度越前代醴幣盥薦而滄哇是奏厥聲嘈雜閎歲滋深莫能振起公規而創之斯文之幸也公曰是不可緩委郡之沅陽書院山長謝學海路學錄李英董其事乃鈎深致遠首訪泗石考古擇工即學模冶不急不徐以次而舉為特磬特鍾各一縣編鍾編磬各一肆琴瑟塤笙各二行以管簫節以鼙鼓始之祝有推終之敬有篋簋之設樹羽崇牙龍首璧筭承

以輕浮之鳧淺毛之獸氣象淳古規制精密公又謂樂有器而聲無形搏拊合止高下節奏是必有師或謂往歲平遠趙公置樂于潭嘗以音律授之澧士張正宗迺束書致幣延之于學籍俊秀子弟四十二人教以凝安和之曲以下凡十三奏公日蒞泮水載色載笑通觀厥成踰半載而春祀用戒宿縣上下有序質明將事焉音既作金奏乃宣歌聲樂聲交倡備舉鏗鏘繳繹八音克諧洋洋在上神若來格聽之者咸

曰清矣哉澹泊而雅正和矣哉雍容而夷愉使粗厲
嚙殺之意忘齋莊易直之心生信乎樂之善美也竣
事公謂盍有以記之予惟夫子之德實兼群聖人之
所能夫子之功非群聖人之所可及孟子謂之集大
成至矣盡矣若夫木鐸世教日月六經推明斯道之
大以淑人心凡人倫之不紊名教之未墜皆夫子植
立人極功在萬世者也孔典之隆雖勾龍棄侑享社
稷特專言土穀之功而已於夫子若是班乎樂用大

全備虞夏商周之制宜矣有若謂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宰予則曰夫子賢於堯舜程子釋之曰語聖
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此語事功也豈非群聖人一時
之功未有若夫子萬世之功乎故記禮者之論樂有
曰名與功偕者此也何其盛歟世之居官以期會簿
書為急公歌泮水之時留意乎此博詢乎此叅稽以
成雅樂古鼎有光其有功於吾道孰有如公之至者
矣漢益州刺史王襄僅為宣布中和播之青史以今

視之襄輦何足擬此武陵星野上直器府人多好音
然皆出鄭聲下公之以正樂示之一機之妙風俗必
有轉移者文翁常來之興學未可專羨公之政績不
書而作樂尤知為政之本蓋其父祖世為達官得之
見聞者有素故能好古博雅如此吾黨之士來游來
歌講學之餘獲聆古樂體公之心興詩立禮以造乎
成於樂之域不負聖朝樂育之美此則公之微意也
於是乎書

重修廟學記

郡人郭址

夫王政之本在養與教欲遂其生必正其性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教既行則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
材可興而治效可圖矣在昔明王能尊禮孔子以興
學崇教者史屢書之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自京師至海隅郡縣皆詔建學
學皆有廟以祀孔子春秋行事與社稷等蓋斟酌禮
之大中而垂永久之鴻規也

列聖繼統御極尤注意焉所以八十餘年士類彙興風俗臻厚者良有自也吾郡廟學歲久而敝太守餘姚朱公縉由監察御史來知郡事每謁廟庭退即學館徘徊瞻顧曰廟所以祀孔子學所以育俊秀其可廢而不舉乎即謀諸府貳李公滿而營度之出私帑為倡而士民之好義者咸出貲以協贊之遂庀材鳩工諏日興役殿堂門廡則因舊增新視昔加美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會饌之舍庖廩之所俱撤新之

高敞弘麗不浮于度復於明倫堂之左創號房二百餘楹以為生徒藏修之處其用心亦勤矣是役也經始于甲戌之春成於是年之冬費不出於民始終皆義之感動耳抑非獨學校為然若壇壝若驛舍若倉庫凡所廢墜靡不修舉予郡人也自為諸生迄登仕路已七十餘年歷守多矣然未有德政如公者素欲作頌勒諸堅珉以垂不朽柰力不能勝適天台夏君魯來典郡教遂往謀焉君亦願共為之噫公之德政

固不可殫舉姑舉其感於神者言之先是苗夷負固而叛

朝廷命將率兵來征軍餉皆出於民故民苦轉輸疲弊甚矣兼以往歲水滂圩堤崩泄幾廢農事公至集夫數百人築之羸敗之民力不能勝役公雖役之未嘗不隱於心也因掘地得白金二鎰即易米百斛以食工作之民功遂獲成次年旱甚民心惶惶公齋沐禱於山川之神不二日而甘澍沾足年賴以豐公平素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廿

勤勵每夙起視事一日政頗暇倏寐而坐夢一青衣老人曰境內盜起當爲珥之公覺以所夢語左右而未信旬日果有盜侵境公即遣人捕之果獲是夜復夢一緋衣人曰昔以我詒公今果然自非公平素積誠感物敷政宜民豈能致神明之感通若是哉

白鶴亭記

楊宣

名方異境之在天下不有文人才士操大筆以播之聲詩見之記述則荒僻於夕陽衰草之餘雖欲與郊

原並且不可得况能壯觀於世而未士夫之遊觀也
我子治武陵之初舉新政革故弊公餘暇府堂之東
有隙地一隅舊池一方樹紅梅碧桃於其上為亭於
池之側考諸郡志為唐時異人投屨於內而化鶴焉
因名之也爰稽前守未嘗不投壺飲酒於斯以為政
隙之樂而片言隻字未及也予以薄劣百責萃身敢
不効勞盡職以副

聖人之明是以當饋頻起當寐頻興孜孜未也顧子問

因暇時會僚友之知己者談笑於斯以竊片時之樂
網鮮鱗酌清酒焚香而琴憑几而句一日之外第見
雲影徘徊花香馥郁誦程子雲淡風輕之詩想問柳
尋花之興優優焉游游焉不知萬鍾於我何加一瓢
於我何損也復舉酒以告於知己曰今日之樂樂乎
樂固樂矣而得樂其樂者有以也瘡痍繁興獄訟充
斥雖欲優游以樂於斯其可得耶然吾與知己所以
有今日之樂者皆

聖人之賜也已而玉壺既空金輪既墜飛鳥還遊人醉
滿座喧譁而起又從而歌之歌曰斯鶴翩翩斯池淵
淵八荒同雨

飛龍在天民安物阜斯樂陶然

城隍靈異記

劉誠布政司參議

成化十有五年春正月乙亥予以公務駐節辰州唯
分巡湖北道僉事移文備

欽差巡撫都憲劉公劄俾督屬擒捕強劫盜劫桃源縣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廿六

鍾善保廿有三人胡寬廿有一人周漢祖六人武陵
縣程祖七人辰州馮鎮撫廿人巡捕官過期不報及
不能盡捕者有住俸雜位之罰遺患地方者加重焉
丙子予乃放舟趨常德因慮盜賊之情陰狡猾詐夜
劫人財晝泯踪跡矧湖湘之地山川廣險境接諸夷
必欲盡擒誠非人力所能畢致無已必將潔心以資
於神明乎丁丑抵桃源縣至分司夜已初鼓命吏具
紙筆僕人秉燭草創戊寅令縣司具禮違之縣城隍

意謂盜賊生發迫於貧窮情若可矜然其恃力搶奪致人失所法實難宥貪婪財物潛踪他境負累有司減祿獲愆誠有人情不能釋然者竊惟

聖朝祀典郡邑皆設城隍之神與有司相為表裏配享風雲雷雨山川不為不重主祀合境鬼神不為不尊有聰明正直之稱有福善禍淫之責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凡人事知慮所不能及者必於此焉資之所望於神者於此等劫盜必當奪其精神褫其魂

魄或令自相發露或默相官兵知覺已往者速受官刑未為者改心從善仍期十日之內盡數就擒如此則不惟下民知所敬信而於

朝廷祀典亦不托之空言應果如期予當躬自撰文俾有司刻石用彰神之靈異決不食言不然則不惟愚民生怠忽之心而舉世皆不信幽明相資之理以致朝廷祀典若為徒設神亦不得不慮已卯劄下庚辰知府王績如儀達之二月己亥巡捕經歷盧盛呈報正

月辛巳獲賊二人供指賊首二月己丑并賊仗獲之
云劫前諸家者皆其群也前此又獲反獄盜一名皆
在十日之內方獲之時皆靡然服從無一人敢作意
拒捕者嗚呼是非神之靈異詎能感應之速如是耶
予因拱而贊之曰常德府城隍之神信乎其聰明正
直矣信乎能福善禍淫矣信乎能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矣是宜為民之所瞻仰敬奉永享

朝廷時祭之禮於無斁也予寧敢食言而不彰神之靈

常德府志

卷六

六

異乎既而詢及廟祝乃知神在洪武初嘗受誥封察
民威靈公郡邑凡遇水旱疾疫必禱禱無不應則知
其靈異之著有素矣由茲以往尤冀默相伴雨暘時
若民物阜成以奠安邦基於無窮茲用備錄其事以
為記

重修府學記

莆田周瑛

四川右
布政

聖朝治天下宗孔氏孔氏之道其最大者曰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已世

入春秋斯道漸晦孔子慮先王遺緒不可復尋也乃
取載籍而刪定之使天下後世有所考據依循以歸
於善蓋自有易焉而後五者吉凶趨舍以明自有書
焉而後五者政事次第以舉自有詩焉而後五者性
情微隱以理自有禮焉而後五者節文疑似以定自
有春秋焉而後五者是非賞罰以為斷案故後世治
天下率由此五者譬如天以日月為明地以風霆成
化人以穀菽為命舍此則無以求天下之治安也我

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也惡元氏亂華倫理攸斁迺修
明孔氏之教以復綱常之治內自國都以及府州縣
皆建學立廟以孔子為師而尊事之凡諸生試於鄉
試於禮部試於

天子之廷惟稱述孔子者是取吁

高皇帝之心何心哉亦使人知有綱常而已常德漢武
陵郡湖山饒衍民性和平唐以前未嘗有學宋咸淳
中郡守龔日升始建學於府治西南方以教郡人元

延祐中郡監哈珊氏重建入

國朝來永樂中郡守應履平亦嘗修葺至是多歷年所風雨震凌日入于敝弘治改元河南姚侯綸以戶部尚書負外郎來判府事侯為人胸次磊落素欲以功業自見既謁廟顧瞻咨嗟告諸文學曰此非吾責也越明年己酉廼營禮殿廼治講堂廼修諸齋舍庫庖又明年庚戌復闢兩廡而大之內而戟門外而櫺星門又外而墻堵四周以次就緒既又立綽楔以臨通

衢扁以巨額使人有所觀瞻興起由是禮殿崇之講堂奕之齋舍門廡庖庫秩如煥如始功於己酉六月十五日迄功於辛亥六月初八日凡費木若干石若干瓦甃及土若干匠以工計者若干糧以石計者若干皆侯所自規畫而先後贊襄者太守卜公釗陳公仲舒貳守陳公嘉禮節推呂公正諸府寮奉意督成者武陵尹施君愷既落成踰一年癸丑瑛自京師來將赴任川藩郡文學偕詣寓所相與致郡人之詞曰

凡君子為政以愛民厚俗為本愛民厚俗以修學校為先惟吾郡是學之新寔為湖南諸學之冠侯加惠我郡人多矣方學舍尚新之初山西韓侯儒適奉上命來守是郡復崇重斯文以致士類奮起歲試於鄉者即出魁解則人才又為湖南之冠矣文運之興與學校之新式相符焉斯盛事不可不記敢以請瑛謂國家建學校教人以綱常也侯大修學校亦體

國家教人以綱常也武陵號稱義郡昔項羽弑義帝武

常德府志

卷十八

三十一

陵人嘗服縞素以哭之矣綱常之習著於疇昔今諸文學教生徒誠能因其心之同然求其事之當然父子必欲其親君臣必欲其義夫婦必欲其別長幼必欲其序朋友必欲其信使文章發越繇此功業設施繇此兼以諸郡侯鼓舞作興之則非特今日學校人才之冠湖南他日效用

明朝者其功業之建立將掀揭宇宙而與日月爭先又必冠天下後世矣

高吾書舍記

西京許宗魯提學副使

許子視學南之武陵過高吾書舍則見夫高吾先生
焉問曰夫其命名者何也先生曰亦以取夫山耳許
子曰夫其取夫山者何也曰表域者莫巨乎山群武
陵之山莫崇乎高吾夫高吾者武陵之鎮也吾先大
夫樂焉以休以詔諸吾吾尊而樂焉凡躋必凌其顛
凡探必索其奧凡仰必致其嚴凡觀必窮其易先大
夫喜曰是能高吾也夫吾因以自號曰高吾山人云

山距郡二舍許時不能即闢地以營乃命之名構屋
以居乃圖之形曰吾覽其形也顧其名也若以即其
區也是為書舍爾矣許子曰夫是之言也其有寓言
也乎人莫不有抱也物莫不有况也抱隱而秘故籍
况而達邈其况以求其抱乃有獲故孔子曰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今即夫言而質夫獲吾獲其衷矣是故
勵行者莫先乎志廣知者莫先乎學聚德者莫如敬
盡事者莫如變志尚崇而忌卑故抗志者取况於高

學貴邃而賤膚故究學者取況於深敬操存而舍亡
故持敬者嚴而不肆變右通而左泥故觀變者隨而
不滯今夫高吾之山嶽岑巉巖其崇岌矣盤旋周回
其奧秘矣端凝鎮靜尊可象矣斷續險夷變莫壯矣
而先生躋陵其顛探索其奧仰致其嚴觀窮其易而
且以自號焉是非涉怪而駕誕也亦以寓乎其衷耳
矣夫志也者基夫業者也學也者宏夫業者也敬也
者居夫業者也變也者成夫業者也君子備此四德

則體無不立用無不行夫山川蘊靈出雲雨以通其
神君子蓄德樹功業以達諸用類異道同斯其名也
斯其寓也夫先生笑而不答乃携許子手登思訓之
亭曰是蓋所以立乎其身者也再登玩物之亭曰是
蓋所以盡乎其情者也終登寶制之樓曰是蓋所以
致乎其用者也子得之矣蓋為吾記許子退而記之
石

重修廟學記

陳洪謨

常武楚西南裔郡山澤遼邈民風樸畧昔稱人尚黃
老少宦青因其所也哉

朝治化累洽文軌大同士皆知由吾夫子之教以淑其
身百餘年來登甲科躋膺仕者踵相屬是惟學校作
人之功也哉郡學址挹大江之秀構頗宏麗廟亦靚
深歷歲滋久材木銛斲丹雘類就頽墜像設亦剝蝕
觀者弗愜嘉靖丙戌秋汝南方侯來蒞首謁廟升講
堂周覽嘆曰是邦之民俗易矣人文日著矣而廟學

顧若此曷以勸亟圖繕修以時俶擾不給越明年丁
亥政理攸叙乃庀物鳩工計為費若干皆不以賦諸
民惟自籌畫及節縮稍食以需命醫學正科陽峴董
其事棟楹梁楠板檻之腐黑挽折者易之蓋瓦級甃
之剝缺者補之赤白之漫漶位設之剝落者塗飾之
閱八月訖工廟貌既嚴講肄有托金碧髹堊埒嶸絢
爛師生歌游于斯登降裸獻于斯咸克克乎如有得
相與謂曰侯之功不可忘也盍圖諸于是教授周臣

教諭某詣予屬為記竊惟學校之興替人才風俗盛衰之機也善治者必首務焉故伏恭興學恒山之民化之張忠定延獎儒類蜀人感頌不忘有以也矧吾郡民俗雖易而黃老之餘習果能脫然無所雜乎人文雖著而樂宦之情果能不為富貴利達之所汨乎又在上之人所以風之耳侯治本於教境內淫祠必毀異端必斥而雅意于學為其風吾人也至矣大書鐫石以昭不忘非過也宜也雖然君子所以圖報於

侯者抑止不忘矣乎其必更相激勸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至以良知良能為不待勉強而然綱常倫理身必由之禮義廉耻動必先之日涵而月泳朝益而暮習必使民俗之移悉歸於厚不為異說所雜而人才之出足以名世卓然不為富貴利達之所汨也廢乎於侯之教不負矣豈直不忘而已哉侯名仕字汝學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歷戶部郎中守九江移南昌寶慶至吾郡所至有成績蓋才可大受云

繚垣記

滇南周臣

國子學錄

君子為政有體也然有心有法創垂於衆所仰見守之無弊者法也蘊蓄於已所獨至運之無窮者心也二者交發互至君子於是乎可以觀政矣常德府置值鼎城之中南環地皆王校軍吏弛然汙雜不可禁也雖府屬司所亦渙然散漫不可聯也府之設所以肅綱維嚴捍衛者豈端使然哉上下因仍殆不知幾年於茲矣惟時

常德府志

卷十八

三十六

欽命我方公來視府事懷抱利器方事洪圖以底達到顧其制如此其何以政且諳其地民風雖號質朴豪猾實為蠹孔乃浸日鋤擊圍植善良一切賞贖儘垣記之繚長二百九十三丈七尺堵高一丈二尺有五寸結架覆甍長稱之澗加厚之強半總會給工米四百四十石餘不敷工料量為措處遂列狀移申當道即地四闢以截垣基分受同府張公節判車公節推周公方事儻鳩且遂以民時就荒苟不厚其工值而

上其食弗濟也遂為日目而榜示之不日募得工百
五十人群奮偕作經始於嘉靖六年之八月訖工於
明年之正月而垣成則屹然與鼎城層出外望者改
觀為府民有過而賀者曰此吾家之樂土爾或曰斯
垣也胡為曰樂土則語之曰斯垣不作善良者喪其
善良吾雖有土其何樂有過而泣者曰此吾人之生
門或曰斯垣也胡為曰生門則語之曰斯垣不存豪
惡者狃於豪惡吾將有生其何門由是望見其良善

有桑斯依有粟斯食咸藉垣以為安也由是悚懾乎
豪惡血者得去惕者得出咸依垣以為生也遂群而
相告曰茲和巧於搏埴水如其衡縣如其立當官者
惟正惟直勿搖茲榦之植以壞我垣哉又從而相囑
曰彼龜章之卓犖鼠稱之牙雀截之角來官者孰摧
孰剝勿風汝行之斲以毀我垣哉茲固衆之所仰見
實公之所獨至也於是司馬高吾陳公太僕卿聞山
揚公長史德峰龍公惟邦大君子蔑不徵諸民而言

公之政即繚斯坦也將易守十百而今日之法其有
弊我公之心其有窮乎是則君子為政之體也公之
洪圖遠到垣發兆矣謹為之記

西門永濟石橋記

毛鳳岐

郡城西門外舊有橋以木為之春夏霖潦泛溢橋輒
傾圯雖嘗加修葺而木易朽腐每風雨晨夕商旅之
往來樵蘇之負荷達人長者之輿馬者咸惴惴焉有
顛仆之患欲易以石則工鉅而費殷故莫有能舉之

者衛舍易壁楊讓袁進素好義過之必佇立嗟嘆將
圖改作焉一日與郡中耆而良者如尹澣唐俸蔡鑑
輩謀曰令人財力有餘不金碧乎佛老之宮墻則丹
朱其淫邪之祠宇以為廣種福田冀獲利益於厥身
與之子孫不知施之昭昭固有迹而索之冥冥則罔
有功也孰若石此橋以濟人而為無窮之利益乎衆
然之憚未易舉也乃相率白之於掌衛事指揮丁君
曰同吾志也尚有守土者某不敢專壁等即述君之

意請于貳守海虞吳公公曰此王政之一事吾之責也茲爾克舉焉吾將有以助耳俟厥成功以旌爾勞爾等其懋哉遂捐俸若干以倡作之由是闔郡之人皆奮然踴躍樂為之助惟錦衣義士任君誠獨出白金一百餘兩而工役之費賴以少充衆始鳩工聚財盡折舊規鑿巨石為之經始於正德庚辰秋七月至嘉靖壬午秋七月而功乃完橋縱一十有二尋崇三尋有五尺而衡視其崇三之二旁翼以石欄堅緻宏

壯其勢如雨霽虹舒見者驚喜于時輿馬者負荷往來者若履坦途無復有昔日之患衆謂橋成宜有記來請予文將刻石以昭不朽值歲荒民用歎然遂中止今年春關西師公以名進士由戶部尚書郎擢守茲土公安靜簡重凡事務舉大體不數月政通人和特乃登壁等復申前請予不佞迺因是而嘆曰夫凡天下之物其興廢固各有時而所以興廢之者則未始不由乎其人蓋得其人雖廢者可舉而興也否則

雖欲與其得而興諸試以今之記言之予向固承諸君之請矣繼以時廢使非仁人君子來救我民則歲荒財匱猶夫昔也雖一碑之費奚從辦况斯役也工費鉅繁非諸君造端托始而以公心為為之則亦終於廢而已矣又安有今日之舉也哉諸君之功良不可泯固宜記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名曰永濟石橋以前此乃木而今始用石也其易壁楊讓表暹尹許唐俸蔡鑑乃首事而董役者宜特書諸有贊助之德

者皆得系書碑陰茲故畧云

禱祠靈應記

郡人楊禔

嘉靖甲申楚饑而吾鼎為甚至是死于饑者十之四群呼而攘奪者十之三張旗露刃橫不可制者則十之二曰李迂柯者其魁也時支湖胡公近山朱公駐節于茲屬郡公師渭橋甫滌篆胥議曰弭盜顧荒政所畧邪爰責之指揮某某諭之曰阨險可襲而走邀

而擊袞寡弗敵弗患也又命走城隍祠祝曰仇致寇
釀亂者養寇罔利者縱寇殃民者神罔攸赦寇其殄
殲之無遺育尋廷柯等就縛捷至賀之者曰鼎西南
多山寔逋逃藪鼠輩竊發急輒竄洞庭雖力輕扛鼎
足先脫兔亦未可猝禦茲取巨猾如束小兒探虎吻
而指弗血神乎人乎其交贊以襄茲役已乎二公弗
有曰惟神之功尚惟片石之費惟楊子聞山不斲一
言庶詔來者客聞之歎余靡曰易贊勞謙書美不伐

二公覲茲諒哉相與有成也第樽俎笑談力固足辦
而奚庸于禱口碑騰播傳亦有求而奚假于石况距
躋其心白晝攫金于大都而謂人弗知雖知之莫敢
顯然仇之者奚翅盜若也神將舍諸子曰是固然已
子謂鬼瞰者人弗然乎哉人尤者神弗然乎哉苟陽
善陰惡巧于盜名厥躬或逋厥後罔貫神固瞰其心
誅之矣然或疾而小遲而大寔諸成敗之多其惡誅
之奪其所重割其所愛雖擊之聲罔聞焉摧之形罔

覩焉俟其定有報弗與稱者哉抑仕者擔荷人國事
眩于利害多前却二公廉民苦于盜乃毅然驅剪彼
其協按茲部也安知非神豫為之所而其獨無惑也
非固陰啓其衷也邪雖然群醜一旦改圖四野萬堵
奠枕識者將曰

天其悔甃茲土乎又將曰惟神炳靈式敦昭勸亦克佐
治而風之之助潛奪默化之機寔肇于茲夫亦不可
少不爾二公廔諸念獨言乎哉厥功罔侈余言足侈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四十二

哉客悟遂巡退會指揮某等議速礮石工訖卜某月
某日樹于某所余重遠渭橋請僭綴數語揭于其上
凡與有勞者亦悉勒諸石陰

特恩堂記

三衢方豪

湖廣
僉事

上即位改元百度惟新庶官惟舊楚人陳公宗禹自雲
南按察使超拜山東左布政使便歸故鄉卧病高吾
山下上疏乞骸骨不肯之官事下吏部吏部議曰維
此官年力才識皆未宜舍雖疾可理合促之來於是

檄所司從之公又不來於是監察御史李君汝賢都御史陳公文鳴議所以處之者李乃上疏曰維此官廉正勤敏誠一時奇才促其扶疾事事是益其疾也合令就家理疾待愈而用之未晚也陳亦上疏曰維此官有學識諳政體心懷恬退賢於干進者遠合成厥美以勸俾暫理於家他日破恒格而起之公亦上疏用申前請復下吏部吏部復議曰維此官誠有可用遽如所請似為可惜合從二臣之議於是請之于

上

上曰俞於是公安意家居矣鄉人榮其事乃扁其所居曰特恩堂公喜而頷之曰此真特恩也無何公疾漸愈

上復起公為江西左布政使舟下武昌以語予曰聞子能文久矣吾堂待子而傳子無讓子時困于簿領何能為後今者棄官歸養舟中暇休始克為之記記曰夫壯而用之病而棄之用人之常也壯而可用病而

可棄常人之才也

天子於公之病不忍遽棄而猶欲用之可謂不特恩矣
乎然非公有特才亦何以有是哉故以特恩名公之
堂必公之堂而後能得是名也嗚呼

國家之於人才辟諸富翁之於錢帛得之也若彼其難
而棄之何若此其易也顧弗若富翁之於錢帛恒思
其得之之難而不敢輕於用手夫使陳公之乞休也
不有以處之則今日大江之西凋殘之後誰其守之

是不猶富翁之輕用其錢帛而一有緩急輒束手亡
措乎是恩也蓋不特於高吾山下陳氏一人之堂而
為洪都人人之堂矣然公之所養益深而其所用益
大也是恩也又何特於洪都一方之堂而已哉或曰
是固

天子之恩抑亦陳李二君子之疏吏部宰臣之議也使
有蔽焉忘焉則

天子何從而知之棠陵山人曰人臣不可以言恩皆其

職也嗚呼一盡職間上而

天子之敷恩下而賢者之感恩率自茲肇當國者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重立武陵科貢題名記

郡人萬楷

郡邑庠有科貢碑猶胄監三年立進士之制也閱覽天下永為義舉如我武陵邑庠自建立初人才寢盛科不乏人故紀於碑者若干人然登科之榮未足為重其間如太守劉公庭蘭之劉直同知譚公思賢之

清慎方伯馮公貴之忠節亞叅馮公維之耿介教諭胡公贊之善誨侍御陳公策之誠懇咸表表稱揚于人武陵之多才可知矣成化辛卯之後無人登科歲貢仍舊蓋三十有七年正德丁卯譚公尚賓始領鄉薦去歲庚午楷亦繼與乃知人才之出地脉之復俱方興而未艾况乎吾庠之師善教吾友學優行端者尤衆將來科第之綿延事業之卓異而克紹前人之休者未可量也余因舊碑殘缺因假工立石以記之

序

董氏武陵集序

唐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貞達於詩者能之
 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
 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於心默揣群
 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
 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

常德府志

卷六

四五

亦猶明金絳羽得於選裔雖欲多寶得乎生名徒字
 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
 元本雕鑿群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為
 新聲當時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象
杜甫高
 韻如包李包佶
李紆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
 歡甚因相謂曰間者身以廷尉屬於荊州從事移疾
 罷去幽卧於武陵逮今四載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
 人寓其性懷播為吟詠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

篇因地為目吾子嘗號知我盡表而志之為生羽翼
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文章之助義得
於言表故微於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
之謬不容於秋毫非有的然之資可使戶曉必俟知
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
和相發有以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
策國朝因之燦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責任者相踵而
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安濟為任不暇
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
音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貧卧於齋土
也其不得於時者歎其不試故藝者歎

燕賢詩序

關尊德

夫學校之廢弛在乎人之興舉禮文之踈曠在乎人
之講肄故漢室庠序之事未遑文翁首建學成都而
當時大化劉歆請肇興辟雍而弟子負倍益是興舉
之在人必矣晉唐禮文之教未備太始中行鄉飲於

太學而舊典復見貞觀初頒鄉飲示天下而風俗有
賴其講肄之在人信矣常德為郡遭兵燹之餘幾二
十稔學宇雖存而朽腐敝壞絃誦無聞禮義蕩弛今
天朝戡定九有車書會同懋擢張君傑夫來守是邦既
至瞻黌宮之頽廢仰聖像之塵湮乃首命善匠繪飾
章服表采儀容偉然一新繼在同佐幕鳩工構材凡
宮墻廟貌廊廡堂閣偏倚毀折柱梁椽桷瓦甍螭拱
之傾側廢解者咸一更易修葺黜堊丹雘煥然鼎建

誠足以昭斯文於盛代示壯觀於大郡尋復延學師
劉垕改像數事集子弟若冠若幼者百衆坐齋肄業
誦詩讀書文物之風再行吾伊之聲盈耳興舉勉勵
之功可謂至矣且比年豐稔閭里晏然又慮墮業之
民朋遊無度酣晏是耽朝夕放逸不事理文乃於仲
夏擇佳辰效古昔飲國中賢者之禮相率余輩恭造
郡序祇謁先聖先師殿下禮竟揖遜謙雍容升堂衆
賓序坐有等諸生班立有次講議經史討論典籍幼

者開以孝弟忠信之本長者明以修齊治平之方習射御之禮考書數之法乃載陳樽俎設酒醴薦脯醢飲諸賢於堂賓介有叙爵解有節雍雍威儀秩秩典式歌鹿鳴魚麗之詩奏白華南陔之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凡在位者俱以感孚其講習修舉之道可謂盡矣斯時酒行禮修衆賓樂甚於是咸賦詩以稱美且請余序其事於篇端余謂是宴也雖未能盡合乎鄉飲之禮然恭敬酬勸足以杜起坐誼譁之

弊歌詠唱和足以卻鄭衛淫哇之聲是宴也雖未能盡合乎鄉飲之禮然以大守之能興學修禮則太始貞觀之典庶幾續而行之俾四方為郡者均體

皇上偃武修文之德法張君崇儒重道之意則文翁之善不得專美於前鄉飲酒之禮將見復行於今又豈徒宴集於一時真可以流芳於後世故書之以為賢者勸

武陵志前序

錢塘陳珂都御史

武陵南楚上游之地左包洞庭之甸廡右扼五溪之
要害沅江演迤於其南陽山雄峙於其北林麓翁鬱
湖水淵濬蓋古之黔中也漢初改武陵郡亦曰義陵
東漢為臨沅縣隋改為武陵縣唐屬朗州宋屬常德
府元屬常德路

國朝因之志不可無也而莫或舉之豈固有所待也吾
鄉應侯能來宰是邑迄再考百廢具舉政通人和顧
力有餘暇用是敦求博取參互考訂而得其大凡乃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四十九

又屬之常德府儒學司訓康君珮別其義例補其闕
畧嚴其去取而折中之志既成編將命工鋟梓以傳
會予奉

命董建 榮藩有事茲上侯以同鄉之故微言以序之
首詞意勤奉不可以不文遣粵惟古者天子而下列
國皆有史以紀志時事所以示勸懲也建秦郡縣天
下而國史廢後世遂有郡縣志作矣至我

國朝則又有大明一統志以紀天下之事郡縣之志所

以紀一郡若邑之事也邑之有志風化之關係良有攸在匪直考見其山川之形勝都邑之沿革田賦戶口之多寡貢獻土產之異宜而已夫武陵古昔為荆楚之僻隅自漢以來不得為通都然俗尚淡薄淳朴少宦情知節義有虞夏之遺風其間人物名流固明珠履三千而豪俠一時哀形九歌而骨鯁終身者有博學潛默而屢辭徵聘天才過人而一代談宗者有克服五溪而惠愛無窮同居數世而孝義可尚者撫

卷肆目不能無思今懷古之嘆是蓋一事之善固未足以深論者若乃善卷身際唐虞因以天下讓而勿取冬一裘夏一葛出而作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舉萬物不足以膺其心是誠何如氣象也昔者董子稱之堯舜德彰而身尊善卷德積而名顯善在是則堯舜之道在是矣在唐劉禹錫有詩謂踐先生之遺跡頌先生之高風貪者庶懦者立蓋自勲華以及於今日矣至宋朱子記其祠亦謂先生之道不可一日

無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澤民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矣柰何淳風日降世道益遷交戰於富貴利達之場不知道德為何物所謂眾人熙熙如登春臺如饗太牢者奚限雖然所性無與於外物初無聖賢愚不肖之分也特上無所以教下無所以學氣習為之拘物欲為之累是故相去之遠始有十伯千萬無筭之等耳豈性也哉是志一作吾知家傳而人喻凡生於斯游於斯者思樂仰止感發而

興起自有不可已焉者將見澆風日挽頽俗日敦絕巧而棄智見素而抱朴堯舜之治予亦謂可望其復見矣豈曰小補云乎夫知者當務之為急庶之是舉庸不止於急所當務者矣是為序

武陵志後序

文澍

武陵在洞庭之北五溪之東陽山之麓上壤饒沃民俗淳龐實為南楚上游故郢商邑入

國朝百三十年干茲義風仁澤載煦載育衣冠文物蔚

乎丕變向之所謂漁獵山伐信鬼好巫不足言矣三
衢而安應君世用作宰既六年底事克舉上下宜之
爰有餘力及於文事乃考郡志邑事多所遺逸是用
慨歎蒐羅采擇用彰

昭代文化之盛書成鏤梓既請秋官陳君希白序諸首
簡復過予以後序為言余惟紀述必謹凡例凡例定
則條序章而區類不紊夫然後可以垂永永荒忽紛
錯無所決擇吾未見其可也何也天下之山川不可

以數計一一書之穎髡硯涸充棟汗牛勢有所未能
故大禹別九州辨土壤定其田賦之等差而有禹貢
之作既表識名山大川以辨其疆域而復總序大河
南北之諸山以見形勢之連貫䟽鑿之次第分南北
二條江河以為之紀表識則自東而西順水之性也
經也總序則自西而東循山之勢也緯也非經則無
以知其定所非緯則無以知其脉絡經緯互見條序
不遺此所以為著述之法歟周公作周禮夏官職方

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曰山鎮曰澤
數曰川曰浸則表其高大者曰利曰畜曰穀則紀其
所宜者曰男女則辨其多寡之差亦禹貢之意也所
謂凡例之謹者此也蓋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星土之
法則有九野在地則名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
不通民生其間各亦異俗聖人從而紀之使為政者
因其俗而導之而民有所順賴非私智也茲志之作
其於凡例謹矣邑人從而觀之不有嚮慕興起者乎

過春申之墓則必思其禦秦之績而鑒其比季園以
固寵之失仰招屈之遺址則必歆豔其紉蘭采芷之
高風而吊其孤忠此人心好惡之天也大禹不距朕
行之意也邑大夫作志之心也若夫建置沿革之詳
闕梁公署之類則有希白之序在

豐年嘉瑞序

陳洪謨

國家以民昇諸牧凡使足食無饑餓轉徙之苦而已食
之足與否則於年之豐凶占之古今占年之法衆矣

或以雲物或以星象或以風雨皆氣候之著而災祥之幾也故占而後知之若雪之積素非若雲物星象風雨然蓋有不待占者故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是也廼者丁丑歲十有一月下澣朔風釀寒大雪盛作既霽十有二月初旬復作未旬又作河幽掩嫖遠邇沾漑予方憂居壠上步出吟啜間值一二父老相與曰此來歲之嘉瑞子知之乎予曰是固然已去冬雪甚少而今歲雨暘不愆禾亦登何也彼相顧戚然曰

今歲雨暘若矣而所獲則不逮往歲方稼之秀若若物蓄其本而未就稿或既實而忽瘁如火之焚灼然者野蓋什之五國中什二予亦不識為何恠也意者其職此之繇乎予聞而是之嘗稽之傳魚遺子泥中為日所暴乃生蝗賊苗得雪則逼之入地不復出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若今茲害稼者或蝗為之也然則謂雪為瑞豈誣也哉遂口占一詩授童子歌之父老復曰今歲雖若是而

吾儕小人忘其饑且獲保室家之樂者誰之賜歟予感其言復賦詩一章以私幸吾郡之得人屬某過予見而悅之和二章既而郡士大夫咸和之遂得詩若干篇司訓周朝宗郭聳詣予曰太守吏民之本政得其平則人和人和則瑞應固理之必然者蓋為吾陳侯賀迺稗諸作聯為大卷將獻于侯復俾予序之夫自秦郡縣天下而斯民之命懸於守令守則統地數百里祿二千秩率令以長民者也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二千石乎古之稱循良者莫如龔黃其在渤海教民棄弓弩持鈎鋤田器在潁川勸民務耕桑畜養樹藝固皆以食為重事具在方策可考也我

朝家慎親民之選得人比隆西京然四方之民罹饑餓轉徙之苦者何可縷數豈皆司牧者之辜哉水旱之不時蟲蝗之交隱五穀不登所致耳矧吾郡地瘠土如民無厚藏惟稼穡是賴一值凶荒則嗷嗷待哺駢

有就斃非若他處有水陸物產之利懋遷化居可以
生活者也足食固為政之急務在吾郡不為尤急者
哉茲瑞之來豐穰可必吾民有粒食之望而無水旱
蟲蝗之虞所謂饑餓轉徙之苦庶乎其免矣由此家
無後期之租邑無叫囂之吏渤海潁川之政如是也
已陳侯不有樂于斯耶是宜為侯賀也侯來吾郡幾
二年志存廉靜而政一於博大威扼猛噬仁恤亡告
愛民好士本於惻怛無華蓋追求古人而有要者茲

瑞之應夫豈偶然他日

朝家求良二千石安知不自吾郡始乎

桃花源詩序

文澍

讀前人之書而會其意於言外當時之事可得而論
也夫前人之言有言與意俱盡者有引而不發寓意

不言之餘使後人尋繹而自得之者故老泉先生讀漢史至安劉必勃之語而默會高帝逆知有呂氏之禍吾於陶靖節桃花源記亦有會其意焉桃花源去郡城百餘里秦人避亂之地自漢歷魏晉世無知者至靖節始記而係之以詩唐宋大家倚而和之者非一也辭藻興寄非不清絕高古而靖節言外之意疑若有未悉焉者何也晉自渡江之後偏安一隅君臣惴玩無復恢復之志羗胡橫騫腥羶之氣薰蒸嵩華

劉裕乘釁而起卒成篡弒之謀所謂停雲藹藹八表同昏政與亡秦失鹿天下共逐無以異也靖節適丁是時不勝憤疾於是發為詩辭以寓厭亂逃世之意後之人不察顧以為長生久視之人亦見其惑也已且夫漁人之捨舟入山也見其田地桑竹屋室鷄犬而山中之人又從而飲食之與之問訊驚嘆時代之屢易此非世外之事也明矣及其歸也又復誌其所由之路安有復往而失其故道者耶蓋靖節長沙之

後懷忠義之心欲為復讐之舉而旁觀斯世無可與
共事者故有荆軻之誅欲潔身去亂而南北道梗不
果行故因羊長史之行而寄意於商山之綺角抑鬱
無聊不能自己故為隱語以亂其真使後世有知我
者讀吾之詩默會於言意之表焉桃源文學饒自成
彙集古今詩若干首刻梓以傳視篆之餘讀之惜其
采擇未精字或魯魚於是為之刪正併書所見以祛
後人之惑

桃源詩集序

文澍

應酬通敏之謂才謹重和易之謂德英銳直前之謂
氣德所以取乎才才所以輔乎德而氣也者所以駕
才德而濟乎事功者也士方年少氣勝之時英銳有
餘而堅忍未定取必於樹事而立功以應酬通敏之
才而又駕之以英銳直前之氣事無所不濟一旦值
夫叢脞盤錯不虞之事其勢鮮有不至於推抑困踣
者君子知其然常謹德以為之主使才有所馭氣有

所統惟吾銜勒之是聽毋使橫驚奔駭相時審勢從容優裕徐誥其有定然後德立而功成不至於摧抑困踣漢自高惠至於文帝休養生息海內富庶幾於成康可謂無事矣而賈生以洛下少年治安一策幾萬餘言動欲更化改制甚至流涕痛哭君子以為英銳直前之氣足以駕夫應酬通敏之才矣而所以馭乎才統乎氣者未至也然則君子之優於才者可以無德以帥之歟常德太守吳公由制科授冬官正郎

巡視漕河坐忤權貴補建寧別駕尋轉吾郡少府公深自韜晦惟恐氣之縱而有以駕乎才也遲遲幾年方轉令職而常之為郡介在荆辰之間當雲貴之要衝荆襄之走集政務輻輳重之以連歲之凶歟公處之裕如遊刃而解方且不競不絀與物無競是以政修人和上下宜之常行部桃源感秦人避亂之事而仰

清朝德化之隆治賦詩十絕以見意因取庠邑所刻桃

源古今詩刪其太甚正其所未正增其所未廣彙成一集刻而傳之視前刻不侔矣而屬余為之序余聞之文章所以潤身政事所以及物昔人嘗有是言也世之從政者或有長於文學而窘於政事者有善於政事而或文學不足者公之政修矣而猶有餘力以及於文事故擇其大者書之使觀者知公之所自立云

祭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唐李翱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策
歸漢謨俞帝旨筭無失畫功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
交趾來征蠻溪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意茲
南還明珠諧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
社里築廟以祭人敬其鬼久而益新千載難毀詰詰
謹謹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毋投

常德府志

卷六

又

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董晉有驪姬無極
巧詆伍奢誅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
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
常被訛于當時苟窺心而不忤雖無置兮其奚悲赫
赫聖帝嘉賢命祠酒筆既列神乎降思

復黃巡撫書

楊禔

其再拜於竊惟天下一家耳而吾鄉吾邑則一家最親者也萬物一身耳而吾鄉吾邑之民則一身最切者也今天庸夫庸婦苟見其家有卒然瀕死之甦則莫不皇_又而知奔走之如使其最親有卒然瀕死之甦則固將疾奔走而不暇食與飲矣如使其最親有卒然瀕死之甦而不知疾奔走暨不暇食與飲者抑大惑也已苟見其身有疥癩瘰毒之病則亦莫不多方

而思救藥之如使其病發於胃腹面背其執有甚於疥癩瘰毒焉則固將揮金幣捐裘馬而不之卹矣如使其病發於胃腹面背誠有可駭之執尚徐徐焉謁醫規規于金幣裘馬之末詎大惑已乎天下渾乎一家萬民渾乎一身庸夫庸婦誠未易達此若夫大人君子秉深識遠察之明究天地萬物之理其將不以為誠然邪夫苟以為誠然則吾鄉吾邑其將不為一家最親者乎吾鄉吾邑之民其將不為一身最切者

乎武陵固吾鄉吾邑而武陵之民之患則吾之親於家切於身者也夫今之鼎食能念切瘡痍恫瘝藜藿者恒相求而不相遇况辱來諭敢諉之弗聞顧虛盛意已辱今夫常德故湖省瘠郡又當水陸之衝民愚僅務農業而工賈之利率歸他省山澤之入又隸

藩封是故一罹水旱坐斃立見然守令達之監司監司達之臺側執事其不煩諮諏亦嘗知之矣而執事亦自許曰彼危且亟我知之尚忍立見坐斃哉亦

將往而救之矣某雖至愚極陋亦曰執事抱希文先天下之憂矣俟彼喁喁然呼而望之者數數夫然後往拯之哉抑地隔執懸雖寄耳目廣延訪殆難免于覆盆之遺耳如某負痾謝歸歛襟閒謠之餘則日與諸野老披草來徃班荆聚談故知之頗悉夫今日之患寔非它郡它時可比聞諸天順八年成化五年雖掌以灾告第未有若是之酷且烈也夫歲饑而市若田產鬻若妻子此常理也懸膏腴之田廉其價以緩

旦夕之死累日積月而竟無與易者此其理何哉芥
視其妻子而推以與人始也斗粟易以妻升粟易以
子今也不責升斗漫以與人而人弗之願執何爰哉
民飢斯起而為盜古有是也比燭滋熾暫不瀆於死
者之家僅存數斛之儲薄暮群謀而來奪而去之雖
隻鷄無留者又或四通之衢三五成群伺有肩擔背
負者則挾刃露挺以相待若深山長谷縱暴流毒尤
有不可言者吁其忍聞哉加之以疫痢交作道殣相

望死者不復生生者欲求死之狀雖鄭俠安上之圖

未盡描寫而富弼青州之疏亦難悉指陳也况前此
近山者尚有蔽可採近湖者猶有蓼可芟今皆盡之
矣厥後度日孔艱猝生事變景象又不知何如耳所
幸執事賑貸之令既下始遠近歡賴而復萌更生之
想夫一掬之水知不足以沃焦釜然使吾民猶得後
一日而死則亦受賜多多矣其奚喋又過瀆哉蓋聞
有生人之責者謂之父母父母拯援其子忍一試遂

中輟耶夫發倉之策祇今日燃眉之急計耳所以善
後者無亦早見而豫圖之茲種牛俱缺春農無所於
望有秋曷望諸縱自今天地降和雨暘時若亦承受
無具其去凶歲恐亦無幾民其有子遺乎哉况迺年
拖欠額辦暨坐派料物每項銀以千計加之催併祿
折追賠夫價辟之羸人重負既壓其首又繼其足尋
併其所負者竟胥失之無疑也間幸存者公私俱仰
給于田田寔全藉乎牛為民父母其得謂其力有限

而不豫為之所邪此某之所大懼日夜疚心弗容默
默已也夫天下其家萬民其身執事之心也而武陵
之民親於家切於身者某之私也非恃執事有仁天
下之心固不敢必求遂某之私然微某以此言進民
隱將幾聞則亦莫能沛執事之仁而致之于吾鄉吾
邑也先民有言求生凡可以緩死者無不用救亡凡
可以存存者無不為執事瓌瑰椎傑識時通變素忠
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幸垂察焉其惶懼

再拜

山莊志言

楊禔

予屏迹雲莊見荷笠負鍾者四老過于其門進與語知披褐而懷王者問其憂合辭對曰茲股削至驚股矣安得無憂問其子若孫於邑者久之曰逃亡者無虛歲余曰叟混迹問閭世故諒槩于中久矣然則生可富與一老仰天三嘆曰天地固不加大于古也五穀之生五材之用有限焉邑玉固不加大于昔

常德府志

卷十八

五

也水陸迻送之煩之費之外重之以藩封焉先王弛其利于民多曠蕩弗征之區也今悉登稅籍歲備其身嚮其子以償負焉殫入竭出額課恒不足以供也而藩租雖澇且旱亦例不容免焉夫民恫若茲孔哀也牧之者顧衰如充耳之弗聞甚者曾是敷虐曾是掎克以充私橐嗟乎貧將撤骨惡乎富然則賦可平與曰古相地則壤理道致貢等賦而正事加之崇本抑末損上益下敦節儉裁冗俸擇守令以重司農

則度或可幾也茲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歛不獨厚且
急亦幸矣惡乎平夫泚撥名項數多衆愚歲遭欺惑
猾胥尤便伸縮如吾武陵祿糧斗止九分有奇或過
收貳錢者夏稅石僅壹分有奇或橫索伍分者各邊
折色每石伍錢歲以為常問例外倍征者零星無幾
總計弗訾况豪石得以私囑里書易於藏奸富民巧
於用幸又外設歇家保頭名色及餽遺責限牌差打
點展限分例諸糜費顧視正數倍差矣姑求彼善之

法俯願賢牧經國如家悉心搜訪槩縣祿折各項徵
解每遇編泚視重輕難易以壹丁石為率兼較事產
勿惑道旁之築勿裁紙上之桑通融扣算該銀若干

給 票俾入戶據是而出明註印信簿籍公同庫
後當堂收兌封貯納日立於票尾註完仍於簿內註
銷以俟類解以杜徧累過征之弊則夫宿蠹縱未一
空視坐視創殘以填無賴無厭之欲不猶愈乎一老
曰讀父書者一將輒敗而遇敵制變非齟畧所能圍

競偏門者歷試罔功而臨証設竒詎方術所能悉古
君子有孚惠心澤斯下究如明道居官座側常書視
民如傷四字戴東老作尉約道里以立途程省勾稽
而信期會真西山帥潭入境即延訪民隱其政疵殫
力蒐剔詐齷齷者能與諸一老瀕蹙有頃倏復致辭
曰莊鮒能需升斗之吸以解旦夕岌岌危哉肆中之
索姐上之鱠後將無魚柰之何竭澤而漁恣董楚淹
監禁積年集鄉縱虎出柙主者又從而卵翼之窮蹙

至此壯者有逃老弱者有死而已斯固仁人之所隱
也抑厥咎不知安執哉厥勢亟反之是在理人者速
發官錢擇人於熟處市糶而於歎處平糶用紓目前
拷腹之急且米舟猝至勿預議價彼稍四集厥價自
殺餘紛更苛細諸不便民者截日報罷頻年各項拖
欠懇乞當路停徵尚冀

皇仁蚤賜蠲貸庶家德人惠天監可回邦本益固機或
在茲乎余竊異顏之一老抗手曰某誠傷於虎者哉

寬徵一言尤今日對病之藥雖徧給龠合以濟一時之飢弗若也夫苟一面賑濟一面催科辟之草木一面培漑一面剪伐一二培漑之益曷勝剪伐無涯之苦將日淪于凋瘵也已况乏善策部使擇官以委官又擇人以任所任非盡夷齊清獻之徒艱阻侵沒開一騙局而溝瘠觖實惠之望已乃編繳冊費顧歛于顆粒未霑之夫良可愕惋倘度勢緩急越格籍之償一逋賦秤允羸羨之奸徽纏追繫之擾屨校虫蛆之

慘胥免焉而公家了得一事亦釋一累惜前踈後跲不奉急急符者幾人哉迫暮辭去夜枕憶長空有鳥度白骨無人悲之句肆泫然涕下重念吾邑懸命待盡徃接時無可與謀者袖手傍觀付之求嘆隱然一方之望不亦大可惡與野乏瓶粟之儲而闔門薄具饘粥迺何德以堪茲福不亦大可惡與遲明漫書于壁用識吾惡且思他日觀風者萬一采焉亦或有感也夫亦或有助也夫

復鄧巡察書

楊禔

某再拜春初駐節荷枉光塵未片語寒暄輒嘆敝省
天年日歎地利日薄顧歲供日增閭閻貧不能支思
起而為之所側窺

執事察見仁體雖鐵肝懸不測之風雷而霜駉田有
脚之陽春也尋珍函飛墜冰手受閱復皇皇然計慮
賑荒弭盜急務且感且慰仰而嘆曰憂先天下文正
公振古踔絕人物不意於今忽有之惜庸謏心目俱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六九

育未能如昔人開口一吐出胸中知見之奇冀觀察
之犖犖與俗輩異將一馮几聽也雖然撮土能助嵩
岳之崇萬一哉來諭弗敢虛辱弗揣請以習見于敬
郡者致之臺側可乎夫四邑沿江一帶外高內卑祗
伏尺寸之堤為之藩隔頻年雨淫遂以滂告晴久即
以旱憂歉多豐少生計索然况叢爾之區

榮藩攸建祿米王租地課歛亦例輸而正辦歲額雜征
料需督檄併下且水陸之交接遙迄無虛日而各邊

糧運艱阻灘石歛然離列逆挽稍觸人舡胥溺見追
掛籌兼併攤補顧一歲兩災其白骨其溝壑之填烏
合苟旦夕之活轍相尋也台慈俯鑒或乞頒內帑或
請量留京解暨抽分料價并太和香錢賑給其戶工
貳部各項拖欠懇暫停止俟歲豐帶徵則哀死而生
之之術莫急于此比聞嘗試輒效弗泥恒格庶克有
濟者昔閩飢鄉大老云預備之設本以為民初宜酌
價賣之收銀于官或富戶主領名僅伍錢得過及在

官諸人冒領一石者罰至十石俟秋成熟酌價買穀
還官後師其策遂米價不致騰貴用紓一時之急李
梧山諭南直隸詞訟審有力者各從輕折納米穀價
銀收貯各該府庫備賑囚犯監禁日久許從輕折納
豆麥或將所有布絹等物姑准折收吳東湖檄敵省
將雜犯徒流以下罪犯原審有力願改徒仍的決者
聽所告戶婚田土鬪毆小事審供量情責治不必串
招擬罪以致監候日久供送妨累仍尅期四散差人

招誘米商到彼許增價糶賣或有司堪動銀內借支
糶買平價糶與飢民其各府祿米拖欠數多或二三
年全未支者查係被災處所總司將庫銀那補候查
撥抵還時極稱便允此暇賜采擇相時度勢諒收拯
拯焚溺之效于一旦所謂護邦本如護元氣執事其
人也若流賊四劫雖天年少收吏治失宜所致而輕
慄易亂又性之常毒焰至于天變其刑人賽願如切
瓜瓠繼壓孕婦備極慘苦室女稍妍即伐鼓陳宴強

婚于家且驅母嫂相送間輒棄中路或遠徙別巢比
屋延燒罄囊檢掠又其餘事今之言曰欲擣其穴無
兵無財且旣本捕賊者縱賊抑賊巢據下湖南益陽
安化諸山湖北寶當流劫之衝事崔隔越徃徃坐失
幾會倘擇一風力梟司暫歷專理其事督二道協謀
犄角令彼進無所掠退無所據則渠魁之頭不日可
梟諸市餘孽患不就平和區區鄉土之私不忍恣視
第窺日於隙坎蛙之見僅此出位過計盟宥盟宥

辯議

梁松廟祀議

武平王儼訓導

竊聞聖王之制祭祀也曰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而已是故大之為聖賢次之為忠臣烈士凡苟有功德於民者則皆在所祀也信斯言也則武陵每十月十六日特祀漢將梁松謂非有功于斯土不可也然而擊破五溪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則伏波將軍援也而非松也既而假以奉詔入

虜復斬獲其大帥則又司馬种也而非松也然則伯孫雖有臨鄉之寄不過代援監軍而已會援既卒亦不過營營構陷忠良以酬復其私憾而已其能修援之功以靖五溪之難則固未之前聞也矧飛書之謗怨望朝廷縑帛之請貽患賓客固宜其敗而不得其死所焉夫死以臨鄉戾下獄則非所以勤事勞以虎賁中郎將監軍又不足以定國此以祭法論之固不在五義族矣加之謀欲譖人為松終身之累莫大焉

詩曰取彼譖人投彼有豺有豺不食投彼有北有北
不受投彼有昊嗚呼觀叔陽一疏所以興言及此者
蓋深為援噉之而欲訴之上帝以平其惡也鼎之人
曷祀之日者備負校志間嘗因之而有得其說者矣
蓋今之梁山本非其初定之名也其殆起於當時好
事者詭其說以祀松而廟其上故後之人遂從而神
之因曰梁山究竟之梁本作陽亦聲之轉也夫陽山
在禮為山林川澤丘陵之類民所取財用者而祀之

是或一道也乃漢時郡人以梁松配享之斯則屈子
所謂荆人信巫好鬼之過也夫配享之禮尚當稽其
所從來釐而正之可也况又不以祀陽山而獨移以
祀松俾賢守令率我師弟子以其期比嚮奠之茲復
何謂耶所以然者或者當時伯孫帝塔也雖曰死獄
而其第竦權貴尚赫然在人人亦何憚而不附會之
以織成其可祀之能聲是故一人詭其事而千萬人
襲其遺一時傳其虛而數十世然其實則亦無惑乎

奉行故事者習之而弗惟固以斯禮為當然而莫之
有改也不然此一大事必有記載以詳其所以斯可
信今而傳后也然考之史傳以論其世則徒見其為
人也固皆浮薄奸險之行稽之碑勒以求其故則徒
見其為文也又皆異端恠誕之辭乃居然廟食巍乎
王號之尊使人有見於松無見於陽山之神使陽山
之神之祀久矣淪沒而不講抑何歟雖祀典之神當
有著令若非草茅之士可得而妄議也然而是是非

非之在人心則有終不可泯者矣而今之好辯之士
猶以先代祈禱之故而為之辭是蓋不知興雲布雨
其在陽山之神理或然也說者獨揭而歸松非也且
天下之事亦多偶爾君子道其常可也勿異松也松
脫有靈則去歲夏五月至秋七月不雨太守以下罔
不辦香朝夕虔之可謂不失禮矣胡卒焦土使民大
無禾麥死相枕藉者無筭也此則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雖在社稷猶當變置而况於松乎哉是知松非祭

鬼益明矣記曰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是故在君子耳君子明禮則民無邪然則松祀尚當不以為淫為僭而汲汲以釐正之乎若援則漢廷名臣於中興之功居多故在唐時猶為專廟之祭而朗刺史李翱尚有准制祭文而可考故今遺廟之說尚存而不沒茲者雖以名宦食報茲土未為不可然禮有之曰兩讐不同國而治夫其為讐也既不同國而治則其為神也亦宜不同國而棲文淵如有知其不

歆也必矣是故松可配享則援宜專廟或者亦可以義起之也蓋必如是庶幾發潛德之光以厭萬世之望而忠讒功罪斷案斯明矣昔人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愚切於今日有望焉惟執事諒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斯亦斷國之一大端也儼不勝聽命之至

梁松志辨

嘗聞史記事書也後之人所以考見當時行事之迹者宜以實錄據之乃孔子則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何

也蓋史之闕文厚之道也而夫人挾已見以自是則
往往增益而附會之此時之所以益偷而文日靡以
勝矣故先正曰史者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良有以
也由是言之則史且不足以槩信而矧志乎哉夫志
省據郡郡據縣上下相乘訛舛相襲紛紛乎莫之究
正者不啻足也如就鼎志梁松一事論之吾見其誕
謾無稽不足取以為信者多矣請究言之按漢書及
綱目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

縣遣將軍劉尚擊之俱未有率松二字而志獨曰武
威將軍劉尚率松等擊之則志之不稽載籍而妄以
己意為松附益之過也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按綱目
考證初援嘗有疾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意
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大人何不為
禮援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又援前在
交趾遺書教子毋效季良季良者司馬杜保也會保
仇人訟保亂群惑衆而松嘗與保交結帝乃召松示

以訟書及援戒子書松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官
松由是恨援是則由前言之則松意不平當在援初
嘗有疾之日由後言之則松由是恨援又在援前交
趾還書之時而志獨曰援至松謁見禮遇甚倨松怨
而退則當以援之至為至武陵也松之謁見怨而退
則亦宜在武陵矣以松之怨援為在武陵果然歟此
其不可信者二也按綱目及史記建武二十五年春
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

制告諭群蠻降之則平蠻之功固有攸在而志獨曰
援染疾歿遂留松鎮守自是蠻夷遠遁邊境安寧此
志宜若與松者其如諸史列傳更無以武陵之功一
語以及松何況五溪在辰州境界武陵特其所由入
之路耳使松果平蠻宜有功於辰州之民不淺也今
辰州獨祀援而不祀松其是非亦可見矣此其不可
信者三也按綱目書臨鄉侯梁松下獄死坐怨望誹
謗故也而志獨曰松歿立廟祀之事聞加封征蠻將

軍梁公之神十月十六日祭之愚謂志之謂歿不知歿於何地謂事聞加封不知封於何代謂十月十六日不知以時何取及考本郡祠廟志則曰陽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漢時郡人建以祀陽山之神以征蠻將軍梁松配享夫陽山為境內山川之神非諸侯不祭豈郡人所得祀梁松配享之禮非詔令不可豈郡人所得專况志一也乃一曰松歿立廟祀之一曰以松配享之則志之前後自相矛盾矣且配享之禮比之

正祀似有差等而志載所祭之文則反褒表松德此豈側祀者所宜專美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按史記二十八將雖馬成先擊臨沅不克至以雲臺紀功之日亦且不廢使松功而可論則漢明未必遽遺之也而志獨曰論功封謚自侯而王孰知松於武陵無功前言盡之矣而以為侯則繼父統爵固也逮死亦除國矣而志以為王不知果漢歟唐歟我

國朝歟此其不可信者五也按春秋夏五傳疑也疑而

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而志獨曰恩典無傳蓋為前時所燬尚冀好事者稽史而正之斯則言之弊也而不自知也誠以傳恩典者莫若繼述繼述之詳且壽莫若碑志志不可考斯亦已矣而梁山廟碑三勒至今無恙而曰燬於兵何耶稽史而正者固宜前代纂志者筆則筆削則削可也乃曰冀好事者殊不知好事云者乃好為造言生事之謂也以好事加後之人非有道者之言也其意蓋欲歆後以益疑也此其不可

信者六也夫一事而六不可信如此則松不得為與祭之鬼益彰矣矧曰宗祀之乎或者猶將譏譏然反欲為松羽翼之則非吾所敢知也况徒執志以為據則亦矮人看場隨人說其妍媸者矣子程子曰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之曲直高明之謂也愚於諸執事不能不以高明賴贊決焉

本頁及下接二頁與本卷山莊志言一文內容重複惟間有異文因附印卷末以資參稽

乎民貧將日撤于骨惡乎富然則賦可平與曰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歛不獨厚且急亦幸矣惡乎平夫派撥名項數多鄉民難于通曉猾胥尤便伸縮如吾武陵每歲祿米每戶斗止九分有奇或過收二錢者夏稅石僅一分有奇或橫索五分者各邊折色每石例派弗踰五錢間收動踰例外者零星無幾總計不啻况豪右得以私囑里書易于藏奸富民巧于用幸又外設歇家保頭名色及餽遺責限牌差打點展限分

例諸糜費視正數顧倍差矣噫嘻安得一彼善之法冀圖維新之舉俯願賢牧經國如家悉心規議槩縣各項徵解編派視重輕難易通融扣算以一丁石為率兼較事產勿惑道旁之築勿裁紙上之業公同酌處該銀如干備開分討使人戶據是而出官府據是而催仍大書告示徧揭通衢俾深山長谷轉相傳告以杜偏累過征之弊則天宿蠹縱未一空視坐視創殘以填無賴無厭之欲不猶愈乎一老曰讀父書者

曰某誠傷于虎者哉寬徵一言尤今日對病之藥雖徧給會合以濟一時之飢弗若也夫苟一而賑濟一面催科辟之草木一面培漑一面剪伐一二培漑之益曷勝剪伐無涯之苦將日淪于凋瘵也已即賑荒晦翁亦云何策蓋部使擇官以委官又擇人以任所任非盡夷齊清獻之徒艱阻侵沒開一騙局而溝瘠缺實惠之望已乃編繳冊費顧歛于顆粒未霑之夫良可愕惋倘度執緩急越格籍之償一逋賦秤允贏

羨之奸微纏追繫之擾獲校虫蛆之慘胥免焉而公家了得一事亦釋一累惜前跋後跲不奉急急符者幾人哉迫暮辭歸予憐而送里許憶長空有鳥度白骨無人悲之句肆泫然涕下重念吾邑命墮顛厓往援一無可與謀者付之齋咨求嘆爾矣隱然一方之望不亦大可惡哉歲罹荐饑野乏瓶粟之儲而闔門何福乃薄具饘粥抑何德以堪此不亦大可思哉夜枕三鼓始交睫遲明漫書于壁用識吾惡且思他日

觀風者萬一采焉亦或有感也夫亦或有助也夫

常德府志

卷十八

六九